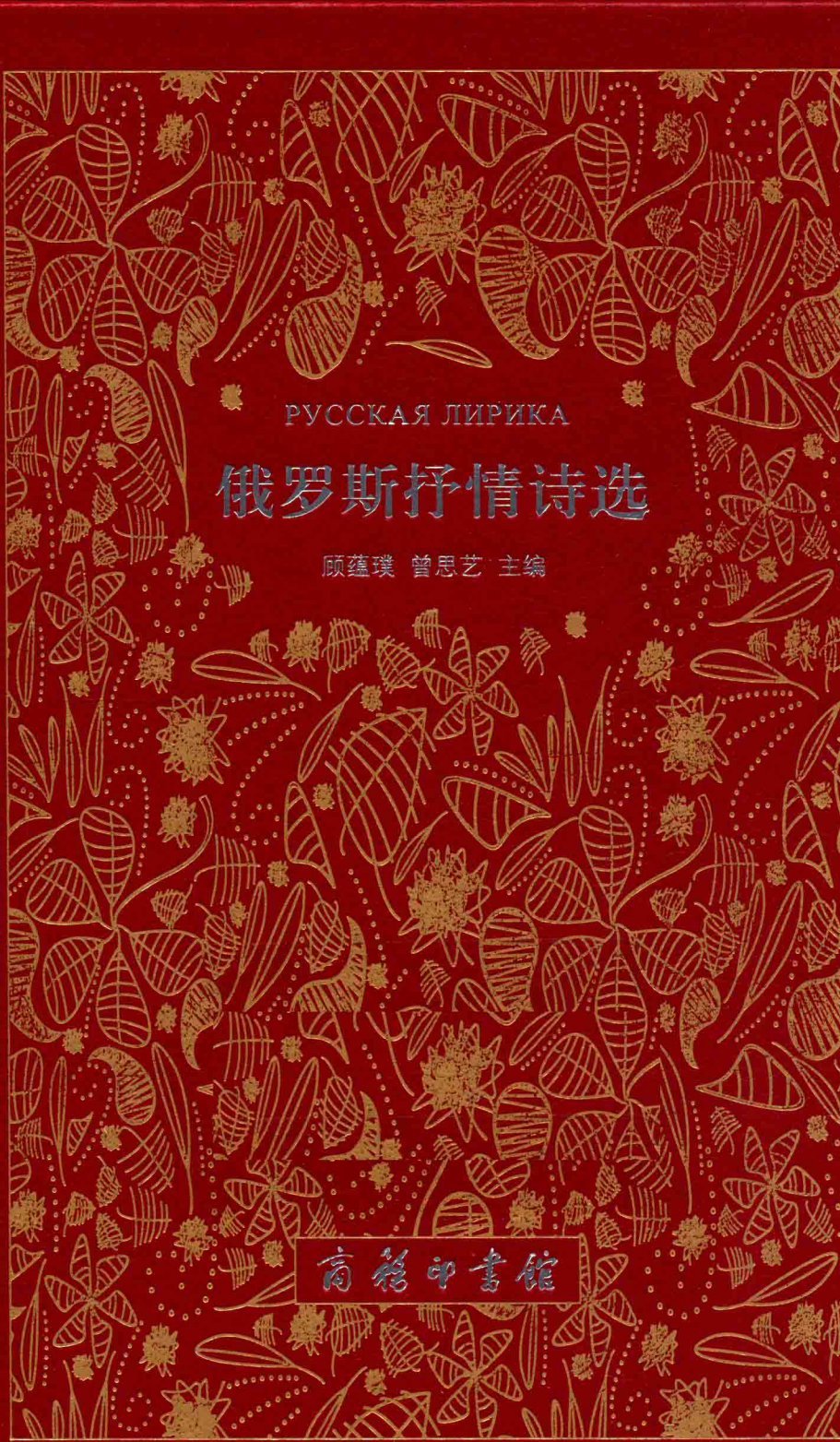




РУССКАЯ ЛИРИКА

俄罗斯抒情诗选

顾蕴璞 曾思艺 主编

商务印书馆

РУССКАЯ ЛИРИКА

俄罗斯抒情诗选

顾蕴璞 曾思艺 主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俄罗斯抒情诗选：俄汉对照 / 顾蕴璞，曾思艺主编.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ISBN 978-7-100-12697-7

I. ①俄… II. ①顾…②曾… III. ①抒情诗—诗集—俄罗斯—俄、汉 IV. ①I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2481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俄罗斯抒情诗选

顾蕴璞 曾思艺 主编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697-7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6 3/4

定价：78.00 元

前言

俄罗斯抒情诗的发展历程

曾思艺

抒情诗是文学作品中与叙事类、戏剧类并列的一种类型，一般以主观的方式表达诗人个人的情感和思想。抒情诗这一概念源自古希腊，本是由竖琴伴奏演唱的歌曲。这一概念现今指任何较为简短、抒发强烈情感的非叙事形式的诗歌。其突出特点是：强烈的音乐性、丰富的情感、主观的因素、灵动的想象、较短的篇幅（一般是二三十行，偶尔也有一百多行甚至更多的）、生动优美而又最为精炼的语言，或者直抒胸臆，或者借景抒情，或者象征寓意，但都通过抒发诗人的思想感情来展现灵感，表达强烈的个人欢乐、忧伤和沉思默想乃至矛盾复杂的心理情绪，反映生活，思考人生甚至把握时代脉搏。按照其内容的不同，抒情诗可以分为颂歌、情歌、哀歌、挽歌、牧歌等；根据其形式的不同，则更是可以分为多种多样的类型，如罗曼斯、嘎扎勒体、十四行诗、民谣、回旋诗、戏剧独白等。正因为如此，这本《俄罗斯抒情诗选》俄汉对照本，没有选入俄国成就很高的寓言诗（如克雷洛夫以及被布罗茨基评价极高的德米特里耶夫的寓

言诗^①)、成就不俗的讽刺诗,而选入的是上面论述中颇为纯粹的抒情诗。

如果从俄国第一位职业诗人西梅翁·波洛茨基算起,至今俄国诗人创作的抒情诗已有三百多年历史。纵观三百多年俄国抒情诗的发展历程,大约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积累阶段

(19世纪以前)

在这一阶段,俄国诗人们从模仿、学习、吸收西方诗歌,逐渐走向创作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抒情诗,为19世纪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的来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出了相当充分的铺垫。

17世纪中后期,俄国第一位职业诗人西梅翁·波洛茨基(1629—1680)最早使诗歌与神学分离,创造了俄国的音节诗,并出版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多彩的花园》(1678),其主题多种多样,富于人生哲理,但最主要的内容是对王权和宗教的颂扬,句法结构则精巧复杂。西梅翁·波洛茨基对抒情诗的贡献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借鉴西欧的诗歌,创造了俄国的音节诗;第二,创作了俄国诗歌史上较早的哲理诗,尽管这些哲理表达得比较简单(如本书中选入的《酒》),还只是停留于人生经验的简单总结或表面的哲理思索,说教过多,诗味不足,但这种哲理诗具有开拓意义,对以后也有一定的影响(如19世纪著名哲理

① 布罗茨基指出:“德米特里耶夫……的寓言诗,那是一些多好的诗啊!俄罗斯的寓言绝对是一种令人感到震惊的东西。克雷洛夫,天才的诗人,他诗里的声响能和杰尔查文的相媲美。”详见[美]约瑟夫·布罗茨基、所罗门·沃尔科夫《布罗茨基谈话录》,马海甸、刘文飞、陈方编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

抒情诗人丘特切夫的《致反对饮酒者》的风格与此近似^①），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俄国诗歌史上的哲理诗，是后世哲理诗乃至著名的哲理抒情诗的滥觞。

18 世纪的俄国文学尤其是其中的抒情诗，取得了相当不俗的独特成就，而这一成就，在我国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译介很少，研究更是滞后，以致人们一如既往地认为 19 世纪的俄国文学似乎是从地底突然冒出来的喷泉一样丰富了人们的视线，其实，没有 18 世纪作家、诗人的诸多探索和走向独创的颇高艺术成就打下良好的基础，作为坚实、良好的铺垫，也就不可能有 19 世纪俄国文学尤其是诗歌的黄金时代。

18 世纪 30 年代，由于 17 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和俄国的日趋强大，俄罗斯民族开始觉醒，俄罗斯开始发展自己的新文学（当时的文学主要就是诗歌和戏剧）。向西欧学习，使俄罗斯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化，翻译、模仿西欧的文学，并渴望创作自己的作品。到 18 世纪后期，具有俄罗斯民族特色的诗歌渐渐形成。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几位值得一提的诗人。

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9），一位把古典主义和启蒙思想结合起来的诗人，他创作过哀歌《悼念彼得大帝逝世》、颂诗《赞美俄罗斯颂诗》、哲理叙事诗《费奥普基亚》，也写过小巧精致的爱情小唱，并且把法国作家费纳隆（1651—1715）的传奇小说《忒勒马科斯》翻译成叙事诗。他最大的贡献是，最早研究西欧其他民族的诗歌格律，提出了建立俄语重音音节诗歌格律的主张，发表了理论文章《新俄文诗律简论》《俄罗斯诗歌之阿波罗书简》。别林斯基指出：“即使康捷米尔和特列佳科夫斯基不是俄国文学

① 详见曾思艺《丘特切夫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91 页。

的奠基人，他们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似乎是奠定俄国文学基础的一篇序言。”^①

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著名的科学家、学者、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他的诗歌体现了俄国公民诗歌歌颂精忠报国的一面，歌颂英雄业绩，为国家的重大事件而创作，颂扬俄国的内外政策，谈论战争与和平，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主要作品有颂诗《攻打霍丁颂》《与阿那克瑞翁对话》《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他还创作了著名的哲理诗《晨思上帝之伟大》《夜思上帝之伟大》，在俄国哲理诗的发展上有所推进。米尔斯基认为，这两首诗是罗蒙诺索夫哲学诗歌非常出色的代表，同时亦体现了他这样一种力量，即以广阔宏大的笔触描绘自然之庄严宏伟的画面。^②罗蒙诺索夫所写的理论文章《论俄语诗格律》完成了由特列佳科夫斯基开始的诗体改革，正式确定了俄国诗歌重音诗格律。别林斯基称他为“俄国诗歌之父”“俄国文学之父”，并宣称：“俄国文学史是从罗蒙诺索夫开始的……罗蒙诺索夫的确是俄国文学的奠基人。他作为一个天才人物，赋予了俄国文学以形式，以倾向。”^③

苏马罗科夫（1717—1777），戏剧家、诗人，创作过9部悲剧，写下了一定数量的颂诗、哀歌、寓言诗和讽刺诗，其主要成就在于发展了歌谣（песня）这一文学体裁：他打破古典主义强调用理智克服感情的传统，而强调爱情是一种真挚而强烈的感情，不屈服于理智，对个人有重大的作用，从而开创了俄罗斯诗歌中重视爱情的新局面，影响深远。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五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639—640页。

②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1页。

③ 《别林斯基选集》，第五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640、639页。

赫拉斯科夫（1733—1807），苏马罗科夫的学生，侧重写个人的感受，写爱情小唱，把爱情诗写得深情款款，无比温柔，他的诗被称为“温柔心灵的抒情诗”。

卡拉姆津（1766—1826），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小说家和诗人，俄国感伤主义的代表和领袖。其小说《可怜的丽莎》是俄国感伤主义的典型代表，影响很大，其诗歌《百合花》《秋》《忧郁》等语言优美，忧伤而哀怨，体现了感伤主义的特点——捍卫个人的权利，关心普通人的不幸，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崇拜大自然。别林斯基指出：“卡拉姆津在年轻的、因而还很粗野的社会里唤醒了并培养了作为感觉来看的多情善感，通过这一点，使社会有准备去接受感情。”^① 米尔斯基则认为：“卡拉姆津的诗歌是模仿性的，但很重要，如同他的其余作品一样，其诗歌亦为一个新时期之标识。他是俄国第一人，诗歌于他成了表达‘内在生活’的手段。他在俄语诗歌的技术范畴也留下清晰痕迹，如他对传统法语诗歌形式的改进以及对德语诗体新形式的引进。在所有这些领域，他都是茹科夫斯基的先驱，但也仅此而已，他并未替茹科夫斯基彻底松绑，因为后者才是现代俄语诗歌的真正父亲。”^②

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表和奠基人之一，卡拉姆津的挚友，善用口语入诗，语言优美，格律严谨，擅长抒情诗、讽刺诗、寓言诗、各种体裁的诗体故事。其诗歌对巴丘什科夫、茹科夫斯基、巴拉丁斯基、维亚泽姆斯基等有一定的影响。别林斯基指出，德米特里耶夫的歌柔和到了发腻的程度，可是当时一般的口味就是这样，而“一般地说，在德米特里耶夫的诗作中，照它们的形式和趋势来说，俄国诗歌在向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三卷，满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6页。

②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4—85页。

朴素和自然，总之——向生活和现实的接近方面迈过了很大的一步”^①，并且在谈到茹科夫斯基的贡献时高度评价了卡拉姆津和德米特里耶夫在发展俄罗斯民族文学语言和形式上的功绩：“茹科夫斯基也是个非凡的诗人；他已经是在杰尔查文之后出现的，当时的语言本身经过卡拉姆津和德米特里耶夫，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茹科夫斯基本人推动了语言的前进，他为诗歌做了许多工作”^②，“在德米特里耶夫和卡拉姆津的诗里，倾向上、形式上，俄国诗歌都迈进了一大步”^③。

18世纪俄国诗歌的泰斗是杰尔查文（1743—1816），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公民诗歌。其创造性在于，把公民诗歌的两种倾向结合起来，一方面，极力歌颂当时俄国社会的一切重大事件，尤其是俄国的军事胜利，歌颂重要历史人物，赞扬俄国英勇的士兵；另一方面，以强烈的公民责任感，揭露官吏的无能、政府的腐败，如其名作《致君主与法官》的锋芒直指神圣的帝王，先是教诲他们善待民众，保护弱小，但他们置之不理，于是诗人愤怒地宣称他们跟卑微的奴隶没有区别——同样会被死亡带走，并且祈求正义的上帝显灵，审判惩处奸佞，以致叶卡捷琳娜二世称本诗为“雅各宾党人的话”。这样，杰尔查文就独创性地把颂诗变成了公民诗，并且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就像别林斯基指出的那样，把康捷米尔的讽刺与罗蒙诺索夫的颂歌结合起来：“俄国诗歌从它一开始，假如容许这样说的话，就是顺着两条彼此互相平行的河床而向前流动，它们越是往下流，越是时常会合成一股洪流，随后，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四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6页。

② 《别林斯基选集》，第五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③ 《别林斯基选集》，第四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又分成两股，一直到我们今天它们又汇合成一条大河为止。通过康捷米尔，俄国诗歌表现了对于现实，对于如实地生活的追求，让力量立足于忠于自然的基础上。通过罗蒙诺索夫，俄国诗歌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把自己看作一种神圣而高翔的生活的神谕者，一切崇高伟大事物的代言人。……在杰尔查文这种天才人物身上，这两种倾向经常合流在一起。”^①杰尔查文的这种极具创造性的公民诗，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颇大的影响。“拉吉舍夫、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以及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俄罗斯社会及文学界的一切进步与优秀的人物，都很尊崇杰尔查文的高度的公民精神和表现这些精神时的勇敢态度。拉吉舍夫曾经把自己的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寄给杰尔查文，雷列耶夫也曾经把自己的一篇《沉思》献给他。杰尔查文的公民诗歌对克雷洛夫和普希金创作中的公民主题都产生了影响。”^②

第二，哲理抒情诗。俄国的诗歌有表现哲理、探索生命意义的传统，这就是俄国哲理诗。其源头在文人创作中可追溯到西梅翁·波洛茨基。把俄国哲理诗推进一步的，是罗蒙诺索夫。他的名诗《晨思上帝之伟大》《夜思上帝之伟大》，试图把科学知识、激越的感情与哲理诗结合起来，探究自然的规律、宇宙的奥秘，对西梅翁·波洛茨基始创的哲理诗有较大的推进，但情感与哲理还未能很好地融合一体。从杰尔查文开始，把生命的思索与饱满的激情较好地结合起来，并把哲理诗由向外探寻自然规律转向通过人自身的生命来追寻宇宙生命的奥秘。他强调，在卓越的抒情诗中，每句话都是思想，每一思想都是图画，每一图画都是感情，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六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566—567页。

② [苏]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卷，蒋路、孙玮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41页。

每一感情都是表现，或者炽热，或者强烈，或者具有特殊的色彩和愉悦感。这样，他就不仅从理论上，而且从实践上，把俄国的哲理诗发展成为哲理抒情诗，并初步奠定了俄国哲理抒情诗的基础。杰尔查文的哲理抒情诗最关注现实生活中人的生死问题，感叹人生短暂，青春不再，试图思考生死的奥秘。但他不是像西梅翁·波洛茨基似的直接说出自己的思考，而是把感情与形象灌注于哲理诗中，透过感情与形象显示哲理，写出了现实生活中人人共同感知却又十分害怕的问题，生动形象，摄人心魄，如《悼念梅谢尔斯基公爵》。别林斯基称这首诗是一首出色的颂诗：“把思想表现得那么完整、明朗，声调表达得那么端庄，幻想表现得那么奔放，用语又是那么铿锵嘹亮。……有多少雄壮、力量、感情，多少真诚肺腑之言！……是时代的忏悔，时代的哀号，时代的见解和信念的象征……”^① 米尔斯基也称这首诗为“最伟大的道德颂诗”^②。杰尔查文的哲理抒情诗对后来的俄国哲理诗，尤其是丘特切夫的诗歌，有着颇大的影响，对此，笔者在《丘特切夫诗歌研究》一书中已有论述^③，此处不赘。

第三，自然风景的描写。俄罗斯的大自然有一种独特的、非同寻常的美，法国作家莫洛亚指出：“俄罗斯风景有一种神秘的美，大凡看过俄罗斯风景的人们，对那种美的爱惜之情，似乎都会继续怀念至死为止。”^④ 然而，18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俄国古典主义统治文坛，而俄国古典主义深受法国古典主义影响，主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五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235页。

②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8页。

③ 参见曾思艺：《丘特切夫诗歌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194页。

④ [法]莫洛亚：《屠格涅夫传》，江上译，台湾志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26—27页。

要描写义务与情感的冲突，表现公民精神，对自然很少关注，即使描绘到自然景物，也往往是古典主义的假想风景，最多也只能像罗蒙诺索夫一样，把它当作科学认识的对象。18世纪后期兴起的俄国感伤主义的一大贡献，便是重视自然风景，并且以一种审美的眼光欣赏大自然的一切，同时把它与人的心灵结合起来。该派的领袖卡拉姆津认为：“大自然和心灵才是我们该去寻找真正的快乐、真正可能的幸福的地方，这种幸福应当是人类的公共财物，而不是某些特选的人的私产：否则我们就有权利责备老天偏心了……，太阳对任何人都发出光辉，五光十色的大自然对于任何人都雄伟而绚丽……”^①俄国感伤主义以此为指针，在诗歌创作中把自然景物的变化（自然的枯荣）与人的生命的变化结合起来，对生命进行思索，如卡拉姆津的《秋》把自然的衰枯繁荣与人心的愁苦欢欣联系起来，并面对自然的永恒循环，深感人之为生命的短暂。不过，他们的自然风景一般还是普遍的风景，俄国的色彩不太明显。受俄国感伤主义尤其是卡拉姆津的影响，杰尔查文在后期的创作中大大增加了对俄国自然风光的描绘，以致自然风景描写在其整个创作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晚期尤甚。杰尔查文的自然风景描写，往往和日常生活的描绘结合起来。别林斯基指出：“在他的诗中，常常碰到以俄国的才智和言辞的全部独创性所表现出来的纯粹俄国大自然的形象和图画。”^②库拉科娃更具体地谈道：“杰尔查文最先把真正实在的自然景色放到诗歌中，用真正实在的俄罗斯风景来代替古典主义的假想的风景。杰尔查文看到全部色彩和自然界的全部丰富的色调，他听到各种声音。

① 转引自[苏]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卷，蒋路、孙玮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② 《别林斯基选集》，第四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8页。

在描写乡村的早晨时，他听到牧人的号角、松鸡的欢悦的鸣声、夜莺的宛转啼鸣、奶牛的鸣声和马的嘶叫。……杰尔查文不仅最先在俄罗斯诗歌中描述了真实的风景，而且他还让风景具有极为鲜明的色彩。……当杰尔查文谈到自然景色时，他的诗歌中经常闪耀着珍珠、钻石、红玉、绿宝石、黄金和白银。”^①

杰尔查文在诗歌内容和形式上的革新，对俄罗斯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 19 世纪的诗歌铺展了道路，因而，别林斯基说他燃起了俄罗斯新诗的“灿烂的彩霞”^②：“罗蒙诺索夫是杰尔查文的先驱者，而杰尔查文则是俄国诗人之父。如果说普希金对他的同时代的以及在他以后出现的诗人有强大的影响，那么，杰尔查文对普希金也有强大的影响。”^③普希金则称杰尔查文为“俄罗斯诗人之父”^④。值得一提的是，杰尔查文还主动向民间文学学习，把民间的谚语、生动的口语等带进了俄国文学。可以说，在杰尔查文这里，已初步具备了后来俄罗斯诗歌发展的各个方向，他的确不愧为普希金所说的“俄罗斯诗人之父”。

二、成熟阶段

（约 19 世纪）

19 世纪初，法国大革命后欧洲蓬勃开展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影响巨大，西方的民主思潮强劲地吹进俄国，影响了各个阶层。尤其是 1812 年在卫国战争中俄国打败了横扫欧洲的拿破

① [苏]库拉科娃：《十八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北京俄语学院科学研究处翻译组译，北京俄语学院印，1958 年版，第 194—195 页。

② [苏]季莫菲耶夫主编《俄罗斯古典作家论》，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版，第 87 页。

③ 《别林斯基选集》，第五卷，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84 页。

④ [苏]布罗茨基主编：《俄国文学史》，上卷，蒋路、孙玮译，作家出版社，1957 年版，第 147 页。

仑法国大军，进而攻入巴黎，成为神圣同盟的盟主。在这火热的政治文化气候中，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爱国热情被空前激发了，俄罗斯人的才气和灵感或者说创造性也因此而热烈地喷发出来，这在文学艺术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反法战争的胜利空前地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激情，同时也空前地激发了作家们创作的才情，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等一批诗人、作家应运而生。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贵族也因此看到了俄国与欧洲的巨大距离，致力于改变现状，奠定了日后发动“十二月党人”起义和不断要求改革的历史基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反法战争的胜利激发了俄罗斯民族的自信心与创造力，使得他们创造了许多世界一流的文艺作品，也促使他们自立自强，锐意改革。而兴起于三四十年代的“西欧派”与“斯拉夫派”之争，进一步推进了俄罗斯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认识；平民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更是带来了激进的革命思想和“到民间去”的“民粹派”运动。这些，都是使俄国诗歌成熟和繁荣的肥沃的历史文化土壤。

19世纪俄国诗歌一方面继续学习、吸收西欧文学之长，另一方面在18世纪诗歌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形成了独特的俄罗斯诗歌和文学，并且在诗歌上开始走向多元，紧接着注重情感、关注自然的感伤主义，出现了注重自我、强调天才、重视自然与文明对照的浪漫主义，随后又从浪漫主义慢慢嬗变到注重描写客观现实、从人道主义高度关心人民苦难的现实主义，最后出现了对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矫枉过正的唯美主义以及象征主义。具体而言，在19世纪最初10年的俄国文坛，先是感伤主义诗歌盛行一时，紧接着是浪漫主义诗歌。2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小说和戏剧的发展，也引出了现实主义诗歌。30—40年代，俄罗斯诗歌呈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等流派并存的多元局面。40—60年代，由于政治的高压、平民知识分子的重大影响以及西方观念的

影响,俄国诗坛形成了“为人生而艺术”的革命民主主义诗派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诗派。革命民主主义诗派以涅克拉索夫为代表,他们坚持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直面黑暗的社会现实,提出尖锐的社会问题,批评专制暴政,创作了大量呼唤革命甚至号召消灭农奴制、推翻专制的诗篇。唯美主义诗派则以费特等为代表,他们把艺术和现实对立起来,不赞同用艺术反映苦难生活,而更多地思考人与自然、艺术使命、哲学和诗歌的技巧等问题。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在此过程中,俄罗斯诗歌真正走向了成熟,并且空前繁荣,出现了俄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俄国当代著名学者科日诺夫指出:“俄罗斯诗歌有过黄金时代,它是由普希金、丘特切夫、莱蒙托夫、巴拉丁斯基、费特等诗人的名字来标志的。有过白银时代——这就是勃洛克、安年斯基、叶赛宁、古米廖夫、别雷、勃留索夫等诗人的时代。”^①

不过,在谈上述著名诗人之前,有必要好好谈谈茹科夫斯基(1783—1852),这是又一位其突出贡献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研究和承认的俄国古典大诗人。他是公认的俄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奠基人,米尔斯基称他为俄国诗歌黄金时代的“首位先锋和公认的主教”^②。他的诗在某种程度上把英国感伤主义尤其是“墓畔派”诗歌对生命的重视、对感情的推崇,与德国浪漫派尤其是耶拿派(如诺瓦利斯)对宗教的热爱、对生命的哲学探索,以及俄国东正教重视信仰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诗歌独具的特点:生命的信仰。他从宗教的高度关注人的生存、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探索生命的哲理,强调人的精神生活,着重描写内心生活、梦幻世界、

① [俄]瓦·科日诺夫:《俄罗斯诗歌:昨天今天明天》,张耳节译,载《外国文学动态》1994年第5期。

②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页。

对自然的感受，进一步深化了俄国的哲理抒情诗。茹科夫斯基还是一位描写大自然的出色诗人，本书中的《黄昏》就是出色的例证。别林斯基指出：“如果我们不提一提这个诗人在生动地描绘大自然图画以及把浪漫主义生活放到它们中间去的奇妙的艺术，那我们就会忽略茹科夫斯基诗歌中最典型性的特征。或者是早晨，或者是中午，或者是傍晚，或者是夜里，或者是晴朗天气，或者是暴风雨，或者是风暴，——所有这一切通过茹科夫斯基的灿烂的图画散发出一种神秘的、充满着奇妙力量的生活……”^①

因此，茹科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他是俄罗斯第一个真正的抒情诗人。别林斯基说他“赋予俄国诗歌以精神，以心灵”^②，茹科夫斯基发展了卡拉姆津的感伤主义，并把浪漫主义对个性的推崇引入俄国诗歌，在诗歌中由此前的侧重外在描写，转向内心情绪的宣泄，尽情地写自己的希望与失望、欢欣快乐与忧愁悲哀等心绪，他首先在俄罗斯诗歌中极力表现自己的个性和情感，展示自己的内心感触和心理印象，淋漓尽致地写出自己的喜怒哀乐。米尔斯基指出：“以卡拉姆津的改革为基础，他锻造出一种新的诗歌语言，他的格律手法和语汇始终是整个19世纪的标准……除这些形式创新外，茹科夫斯基还革新了诗歌这一概念本身。经他之手，诗歌在俄国首次成为情感的直接表达……他的原创作品数量很小，包括一些幽默献诗、哀歌偶作和抒情诗。然而，仅仅那几首抒情诗便足以使茹科夫斯基跻身一流诗人之列。其诗作之飘逸的轻盈和悦耳的音调，其语言之优雅的纯净，均达到高度的完美……”^③可见，茹科夫斯基在发挥诗歌的音乐性、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四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② 同上，第190页。

③ [俄]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上卷，刘文飞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106页。

扩大诗歌的表现力、拓宽诗歌的题材方面也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正因为如此，别林斯基宣称：“如果没有茹科夫斯基我们也就不会有普希金”^①，“茹科夫斯基的功绩在于他把浪漫主义引进了俄国诗歌”，“这位诗人对于俄国诗歌和文学有着多么无比伟大的意义！”^②茹科夫斯基的创作不仅对俄国浪漫主义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普希金、丘特切夫、费特乃至此后的诗歌创作有很大的影响——日尔蒙斯基指出：“俄国象征派与普希金的诗歌遗产没有关系，象征派的根在俄罗斯抒情诗的浪漫主义流派之中，应归属于茹科夫斯基。从茹科夫斯基开始，经过丘特切夫、费特与费特流派（阿·康·托尔斯泰、波隆斯基，尤其是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传递到象征派手中”^③，因此他被誉为第一位俄国抒情诗人，普希金曾把他称为“北方的俄耳甫斯”，并把他看作“培育和庇护”自己的“诗歌的恩人”。

巴丘什科夫（1787—1855），和茹科夫斯基一起为俄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界——打开了人的内心世界。别林斯基指出：“巴丘什科夫是一个古典主义者，正像茹科夫斯基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一样：因为确定和明了正是巴丘什科夫的诗歌的首先的和主要的品质……在作品中充分地发挥了表现典雅优美的古代的光辉的明确的世界……他是以艺术因素为主要因素的第一个俄国诗人。在他的诗句里，有许多造型之美，许多雕塑性……”，“茹科夫斯基为了俄国诗的内容尽了力，而巴丘什科夫则是为了它的形式而效劳：前者在俄国诗歌中激发起活跃的灵魂，后者则给了它形

① 《别林斯基选集》，第四卷，满涛、辛未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

② 同上，第65页。

③ [俄]日尔蒙斯基：《文学理论·诗学·文体学》，列宁格勒，1997年版，第202页。